

南華真經注疏題詞

夫道德南華二經之在天地間也猶珠藏澤媚玉輞山輝而人

聞之有此經也猶抱璞於山而懷蚌於淵也得寶而不見寶真

千古之一大恨予友復圭子南生而北學入齊魯之科場而蹶

於齊魯不知者以爲時命大謬也知之者以爲

太上與仙翁正不欲其立功名於一時而欲其立言於百世爾

故復圭得以知命之年而遊方外以性命之學而註疏道德南

華經數年晝夜不倦非仙翁累顯神通復圭安能壯其精神愈

鼓而愈旺乎然則世之僞儒有心怖二氏而口稱爲異端者有

行無偏行而陽黜二氏以附儒者覩此註疏不愧欲死乎然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題詞

五
牛集九

二經信爲三教之全經而人間有藏二經之註疏者無論其知與不知何異剖璞見玉開蚌得珠乎何異太空一日雲開霧散而三教中人今日始得見

太上與南華之眞面目乎天下倘有因而目而知索其精神者則傳神集之名爲不虛矣

同邑道友了凡汪伯修頓首拜題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周漆闇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寧注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

昭晰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此內篇之所以名也必內觀心無其心外觀形無其形遠觀物無其物斯可逍遙之域如列子之御風而行是也凡學道人雖靜坐一室神遊六合之外九天之上打破生死關世網不能羅解脫之後入金石不得碍踏水火無所傷何所往而不逍遙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北方屬水北冥者北海也於卦

爲坎於人爲腎爲水爲鉛大修行人晝夜不寐魚則亦然故之右有日比字暗含腎竅陰中藏陽故魚名鯤不知其幾千里者喻腎至小能爲至大也天一生水人亦先生腎故首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牛集九

上二段第腎心之光景

之象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腎藏精能

變化上升似飛故曰化而爲鳥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也鵬之左有兩月字暗含心竅陽中藏陰故鳥名爲鵬鵬之

背不知其幾千里者喻心變化更大於腎也怒而飛其義若

地二生火人亦次生心故次寓言心神之象怒而飛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上二段第腎心之光景

修道者著實用力處怒而飛狀其提起腎水無翼而飛也鳥

鵬鳥也海即北冥海運者腎水運動也怒字飛字運字徙字

甚有力是意行卽神行也南冥者南海也於卦爲離於人爲

心爲火爲汞自腎而徙至心水在火之上也乃靜工顧例收

離之旨凡曰冥者窈冥恍惚之義腎與心可想象

南冥者天

池也丹經云人腎中之水有真火心中之火有真水南冥者人水入華池也齊諧者志怪也該云人事參差爲不齊幹事未濟此之謂也齊諧者志怪也爲不諾今水火同宮而旣濟所以書名齊諧火上而水下者道其常也今水反上而火下故諧

志怪如下文所言三千里九萬里六月息皆怪徵也

考門小畜故夫知音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

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期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

風而行治^音零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

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音紀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

此承上文小大之辨來知效一官者才堪一官也行比一鄉者行爲一鄉之望也德合一君者德足以爲人君也徵一國者德足以取信於民也若而人也其自視滿

足亦猶斥鶩數仞之飛自以爲乘之至也不知一步更進一步有宋榮子者能齊是非内外榮辱而猶不能有特操列子能駕空乘風行無能迹而猶不能不有待乎風猶未也必乘

道藏輯要

程疏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道藏輯要

程疏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牛集九

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所謂朝運北海暮著梧者而後可以言遊無窮真聚則成氣散則成風者彼且惡乎待哉此之謂逍遙遊惟彭祖乃今以久特間者其庶幾丹索以子午卯酉爲四正之時而用功非乘天地之正乎春食朝霞日將出黃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秋食淪陰日已暮赤黃氣也冬食沉潛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元地黃之氣是爲六氣至人神人聖人無大分別須知總是一人第自其造行之極而言名曰至自其變化不測而言名曰神自其不涉杳幻而言名曰聖無己無我相也無功無名相也無名無可得而名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溝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鵠鵠^音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臥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

治庖戶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此承上文堯聖人也許由至下而卻有一步深一步遠自堯讓天下至陶鑄堯舜止重言

卮言發出無非烟天下忘名實用其精以治身祝治天下爲猶餘也堯以日月時雨喻許由其尊許由亦至矣致天下者爲何覺天下輕而身重也許由不肯受天下者非逃名也逃

實也巢一枝飲滿腹之喻視天下更細於堯也謂堯之讓天下猶庖人之不治庖也以尸祝所以主祭祀性命所以主一身而許由之不肯代庖者言外便含吾身更有所主當世爲民之尸祝而何有乎傳舍之天下是堯雖欲逍遙而不得許由庶可以無往而不逍遙矣

肩吾^{肩擔當也}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與

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巡庭

巡門外路庭堂內地

言相去遠不相及也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音之山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于室

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也

道藏輯要

程疏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牛集九

疑使物不疵登而年歲熟吾以是狂^音而不信也連叔曰然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聲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喪首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汝也^{汝是汝之謂也}之人也之德也此等人將旁游萬物以爲一世斬^音乎亂孰弊^{盡葬}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稍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穢穢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以物爲事^{此承上許由之不受天下蓋處於負擔者也若肩吾則有負荷之責故驚怖神人不以天下萬物爲己任而天下自治萬物自有之言殆凡人之不韓^音於耳目而襲^音於心知者也豈知神人有外天下之分量而復能治天下有覆萬物之謀見而後能育萬物故連叔然肩吾之所聞而鄙肩吾之所見天下譬^音如金也萬物譬^音如金中之諸^音也人必身在範外萬物之上其工夫全在神凝二字得來旁通萬物是萬物皆備}

於我也神人不弊焉以天下爲事故能治乎亂堯舜亦壞焉有天下而不與故能治天下然堯舜猶以物爲事而物於物也之人也之德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而不物於物也彼其神奇精舞性且宇宙在乎手跳出陰陽之外而周游萬物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堯舜雖聖亦陰陽內中人唐虞之事業不過塵垢秕穀兩安能離其胸襟乎何所往而不逍遙也此實事也宋人賚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陸西星云此數語結上兩段文意許貨也章甫殷冠名往見猶云聞見也所云心往者非也四子亦神人不可考況之王貌齧缺被衣許由非之非也汾水堯都也美聞見藐姑射山之神人如此故窅然自失喪其天下者心喪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音互之種我樹之成也而實藏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音廓無所容非不呴然大也道瓢軒要

程跡 南華真經一

六 牛集九

南言內以有用之大瓠而捨之爲無用言外見彼以無用之富貴而寶之爲有用蓋造化之理盡具之於指掌上起風雲燭獨云龜手猶言縮手也造化吉凶消長之理古之名將多從掌上算而得之客得之以爲吳將可進之不可退其得志於越此善於不龜手也視冬月用之以濡絮者懸矣惠子惟知相梁而不明宇宙在手之理惟知廟堂上之顯達而不知江湖上之閒適告蓬蒿塞其心也故曰何不慮以爲大樽而尊乎江湖則逍遙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斢狸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廢莫之道藏蹠要

野彷音旁徨音皇彷徨猶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因苦哉

釋氏謂身爲菩提樹則大本無掛則樗木爲寓言也云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者喻話大德則旅聖堯智而不可以禮儀三百之範墨責之云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者喻語細行則杜聰返照而不可以威儀三千之規矩律之玉蟠祖師云記得通衢握手處于家說漸愧卽立之塗匠者不顧也莊子已教惠子將五石之瓠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惠子猶然不悟而曰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得無以小智小術可以善吾生乎不如世之好用機械者卽狸狌之小而有用不免於禱也孰若蘖牛之大而無用物莫之害乎莊子又教惠子以無用之大樹爲有用之遮蔽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釋氏之所謂無生國裏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釋氏之所謂大自在菩薩也仙師云無影樹下吟風弄月無縫塔下安身立命是也佛祖云窮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卽不天斤斧物無害者之謂也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道家愛惜精神故其精神長存豈非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復圭子曰一部南華其精神全在逍遙遊而此一篇大旨真主意總領在神凝其救人用力處在北冥坎水南冥離火其著實得力處在鯤魚變化鵬鳥圖南河車運轉周流而不息也以日月計則有日日月月之工有一歲之工所謂三千里九萬里六月息皆以月歲計者也坎爲鉛爲水屬人身之腎腎者水也水不厚則不能負大舟所以喻人當積腎水而變化鯤魚也離爲汞爲火屬人身之心風者火也風不厚則不能負大翼所以喻人當積離火而圖南鵬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乃作聖作仙之旨茲曰北冥鯤魚丹經代之以水虎曰南冥鵬鳥丹經代之以火龍也未聞以丹經爲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八

牛集九
卷之四

怪者胡爲莊老先以志怪自鳴哉蓋長生之道開闢於道德而發洩於南華恐洩天機故以志怪二字籠絡英雄非宿有仙骨而得眞人口訣者必不解也三千六百旁門皆小知也能以鯤魚化鵬鳥而圖南此大知也小知之與大知其分量自別不有彭祖以久特聞其人安肯信北冥之水可以上升化鵬而圖南湯問豈虛語哉故有不安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事業而忘是非明內外辨榮辱者雖賢於善涉世之人而水烹火鍊之工夫未到故曰猶未有樹也列子御風而行此得道以後之事不嫌於有待若眞氣滿足以我之眞氣而奪天地之正氣可也御乾坤之六氣可也入藥鏡云一日內

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也彼且惡乎待哉堯聖也聖人推天下而不去則不能逍遙矣許由至人也至人御天下而不受則志在逍遙矣貌姑射之山神人也神人先凝神而後神凝無心於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眞其精以治身而塵垢秕穢陶鑄萬物者也堯舜特陶鑄中之首出者耳神人何往而不逍遙哉莊子與惠子最善凡其所問答皆莊子一人之寓言也若將虛中深根二意而明白言之便無餘味况南華爲丹書之祖尤不敢顯露乎實五石之大瓠寓言人具五藏之軀殼也其堅不能自舉喻人爲血肉所累而不能冲舉也不知造化之理具於指掌心不通造化者往往縮手無策大才而小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九

牛集九
卷之四

用之若有道氣之人掌上起風雲大敗越人者卽大小無傷兩國全戰罷方能見聖人之謂也豈其猶有蓬之心不能脫世網而歸江湖平處江湖則逍遙矣夫慮以爲大樽空則空矣猶涉於器也浮乎江湖適則適矣猶墮於有也故更有進焉其曰大本不中繩墨者喻其不可律以大閑也小枝不中規矩者喻其不可責以細行也大本與小枝俱不中用暗含人宜與世人落落而難合矣莊子對惠子寫出一箇方外有道之氣象若着一見解則是狸狌之小而有用不免於禍患不如蘆牛之大而無用物莫之害也苟能知無用之用斯進

乎道矣人居天地之中誰不於有處樹立顧畢竟歸于無所

以南華仙翁教惠子于無中尋出有來窄處尋出寬來故曰

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爲其無何有所以爲廣莫乃

先天消虛之體不落後天形氣之方所謂彷徨乎無爲其側

則動容周旋必於是也逍遙乎寢臥其下則夙興夜寐必於

是也若而人也方且出入金石故斤斧不得而天方且物物

而不物於物故物不得而害凡人皆知有用不免爲用所苦

而至人物無可用又安得而困苦之哉結局八語乃搆寫仙

翁之逍遙處自北冥有魚以至圖南鍊精還氣也自知效一

官至陶鑄堯舜鍊氣還神也自魏王遣我至宋鍊神還虛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十 生集九

讀南華者須要會悟得此大旨他日方可並與逍遙遊矣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天地是物中之最大者人是物中之與我對者我是天地人中之一物物論不齊而思以齊之也是非特人我中之人橫生意見耳不若兩忘而歸

之自然而然爲眞能齊物也

南郭子綦音隱憑几而坐仰天而嘘嗒音焉似喪其耦謂形與

猶人與我爲耦喪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猶言何謂形

固可使如槁木外無威儀猶槁喪之無枝葉也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內無火

灰之無火焰培也今之隱凡者非昔之隱凡者也子綦曰偃子游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是無我相也一篇

字上立根基此人必不女音汝聞人籍而未聞地籍女聞地籍

從形骸上起意也汝篇音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

而未聞天籟夫高下吹萬不同正以諸物論之不齊者乃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十一 生集九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天地間因何有風

大木一竅言之是且就

滿世皆是是且就

大木一竅言之是且就

所爲故曰人猶地猶則木之眾竅感喧氣而成聲

者天猶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者故歸之曰天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天地間因何有風

大木一竅言之是且就

所爲故曰人猶地猶則木之眾竅感喧氣而成聲

者天猶